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三十五

宋 熊克 撰

紹興二十一年

歲在辛未

春正月癸未宰執奏知廬州吳遠

乞涵養淮南復業之民未可起稅乃詔下戶部與展年
數上又曰還俗僧圓覺宗果撰聖者偈妙喜禪皆留祥
謗讟之語誕謾無禮鼓惑軍民此最害事宜禁止之

戊子上親饗景靈宮既事而雨雪癸巳上以語宰執奏
檜曰此陛下孝誠所格也 甲午宰執奏差衢州守臣

上曰可差曹筠臺諫無大過當假之初筠任侍御史以言失當至是復用也 禮部兼侍講陳誠之奉使大金

國初故主亶之存也本朝太后歲與亶妻禮物巨萬至是亮代亶立遂輟此禮誠之入北境預為遜辭諭之彼國竟不敢言及還上嘉之 自左僕射秦檜用事士大夫平日少失其意輒禍不測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魏玘當初講和時與議不合檜嘗欲除近郡玘遜辭不就奉祠凡四任寓衡之常山僧舍蕭然一室迄免

於禍是月卒士論傷之初故相趙鼎嘗謂其容刪定官
方疇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
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矼皆有士望異日決可
保其無他疇曰願公徐觀之鼎曰此等人材如何變得
其後諸賢流落之久皆壁立巖仞雖死不變至是疇始
信鼎之能知人也 五月前知大安軍張輔世言四川
惟利路創義士于保丁內選充而文其手就令土豪官
多率歛邀求役無虛月甚為民病今邊燧無警望放歸

農田詔制置司申樞密院 時利西路安撫使吳璘鎮
興州已久上乃親御宸翰賜璘以守邊安靜加拜太尉
璘嘗自著書兵要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
我之短以制彼之長蓋彼之所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
重曰弓矢吾當集漢番所長而兼用之故制其騎則有
分隊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曰勁
弓彊弩制其弓矢曰以遠尅近以彊制弱其說甚備至
于陣法有圖而無書焉 大理寺丞謝邦彥乞給病囚

藥丙申詔從之邦彥侯官人也 上御書大學篇賜新
第進士甲子上謂宰執曰賜宴日逼朕二十日早下筆
食時已畢因言黃庭堅樂毅論墨本皆有淵源秦檜曰
陛下留神翰墨精敏如此臣下所未聞也 秋七月壬
寅以集英殿修撰曹筠為敷文閣待制代李璆帥蜀
初命刑部侍郎韓仲通等詳定重修茶鹽勅令格式至
是書成八月辛未左僕射秦檜上之上曰是書纖悉備
具若能遵守永遠之利也 壬申太師通議郡王韓世

忠卒後謚曰忠武 時有言瞻學公田多為權勢之家
所占九月戊戌朔上謂宰執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
產令戶部撥以贍學 癸丑詔諸路昨泛差押綱使臣
多不曾到部故無賴作過今後並差現任使臣 冬十
月癸未秦檜之初相也徽猷閣待制王居正時為左史
嘗奏上以檜作相前所言皆不儻檜憾之及檜再相專
國居正慮為所害屏居常州時事一不掛口書祠官之
考十有二至是檜權益張尤忌善類大誅謹以立威多

竄之嶺外居正闔門托疾猶奪其職是月卒居正素不
取王安石之學故工部侍郎楊時嘗著三經義辨以示
居正居正繼亦為三經辨學與時之說相經緯 上謂

宰執言盱眙守臣龔鑒頗安靜秦檜曰朝廷報對境文
字鑒不放心處必來申明百官皆留意所職如此則無
不濟矣 是月御製秦檜畫像贊曰維師益公識量淵
冲盡闢異議決策和戎長樂溫清寰宇阜豐其永相予
凌烟元功仍親洒宸翰賜之 右諫議大夫章復殿中

侍御史林大鼐共論參知政事余克弼傾邪姦險朝廷
有大議論則默而不言望貶之以清政府克弼亦奏乞
祠十一月庚戌詔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外祠復等再論
遂詔落職復宣城人也 前知池州黃子游言農田水
利所係甚重望飭諸路提舉官俾建塘陂以備旱暵丁
巳上謂宰執曰須常平官得人若監司用心事無不濟
近時監司多端坐不出提點刑獄職在平反尤當徧臨
所部宜戒飭之 詔僉書樞密院事丞偁兼權參知政

事 十二月戊辰司封郎官王葆言近日民間多銷錢
為器詔令工部禁止 時雖連日小雨而雪未應期上
遣人禱太一祠辛巳晚雪作壬午宰執奏事上曰昨晚
寒甚便得雪甚可喜秦檜曰陛下至誠昭格如此當率
百官表賀丁亥檜奏曰臘雪應期中外共慶去年臘中
三日雪果大有秋上曰自此二麥可望不惟時豐疫病
亦自消矣

紹興二十二年

歲在壬申

春正月大理評事莫濛言州縣受

民輸米各有定數而收耗有至加三者凡此止資官吏侵用乞下有司揭示許民越訴丁巳詔從之 二月

殿中侍御史林大鷲言公孫杵臼程嬰韓厥三人有大功於趙氏本朝皆封侯爵中興以來嘗詔立廟而有司弗虔神靈不妄望進以公爵擇地建廟升為中祠使相熊夢而有祥扶菴祚而無極壬午詔禮部討論兩浙漕司先次營廟既而三人皆進封公 先是徽猷閣直學士向子諱告老歸臨江之舊隱號曰薌林居士閑居十

五年庚戌卒子諲早受學于故諫議大夫劉安世宣和初方臘作亂詔發運司捕之子諲時為屬獻言曰若急請于朝以安世尹南都前諫官陳瓘守金陵人望所歸不勞兵而賊可破識者謂此真良策其長不能用靖康末張邦昌僭位遣人持勅書至廬州問其家子諲時為發運副使牒郡守馮詢及提舉鹽香官范冲拘之故給事中胡安國嘗謂其忠節可以扶持三綱者蓋指此也癸酉以右諫議大夫章復為御史中丞初復論端明

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丞叅執政無補而林大鷗亦論叅
贖貨營私丙子詔叅以本職奉外祠復等再論遂落職
辛巳以中丞章復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時住驚度僧道牒已久其徒寢少又福建官自運鹽頗
為民患乃遣太府寺丞鍾世明下本路措置寺觀田產
凡僧道之見存者計口給食餘則為寬剩之數籍歸于
官并究運鹽之弊世明方行殿中侍御史林大鷗言慮
民間未知指意或有疑惑辛酉上諭宰執明降指揮以

曉諭之世明將樂人也 五月殿中侍御史林大鼎言
民間有事先訴于縣結絕不當然後經州以次及監司
臺省今兩浙民訟監司州縣未決多徑至臺省請申舊
法禁止辛亥上諭宰執曰如此則朝廷事多從之 主
管崇道觀會恬少嘗尊事故楊時謝良佐陳瓘劉安世
得存心養性之學及為大宗正丞一日攝行宗正事吏
有慢令不共即繩以法無敢違者時秦檜專政士多求
媚以取要官而恬自守無所誦丐祠以去寓常熟之僧

制投閑幾十年是月卒恬故相公亮之孫也 六月丁

丑宰執奏知嘉州王知遠乞罷鑄小鐵錢事上曰此於

錢引實有利害可令總領與漕司同措置 以刑部侍

郎韓仲通兼權吏部尚書秋七月乙巳上謂宰執曰聞

四川所起禁衛卒所費多出於軍衆可令總領司應副

初江西多盜而虔州尤甚後雖撲滅慮其復作乃留

殿前司吳進一軍彈壓而本州禁軍嘗隨前總兵官程

師回往來捕寇頗勇與進軍素不相下丁巳夜兩軍交

關州兵因而作亂焚民居遂官吏守臣鄱陽余應求有
父安行年老欲走忽墜城死應求遂以丁憂為辭而去
于是叛軍據城自守八月丙寅領殿帥楊存中奏據本
司統兵官吳進申虔州將兵反江西帥臣張澄亦奏請
遣兵入已卯上諭宰執曰聞有欲走湖南者乃詔鄂州
都統制田師中速發兵仍令澄集本路兵擒捕事定日
具有功人申樞密院辛巳又詔殿前司遊奕軍統制官
李耕統所部兵一千六百人往討之先是累禁私泛

海商人而泉州境內尚多有此上聞之恐別生事戊子
詔申其禁 虔州叛兵突出徑走南康軍而寓居左朝
奉郎田如鼇為其所得遂復歸據虔城時統制官李耕
總軍纔入江東界時殿前司左翼軍統制官陳敏見駐
福建被本路帥檄統所部一千五百人護閩境於是領
殿帥楊存中奏敏本虔人且於江西捕寇有功乞令敏
進兵至虔與耕併力討賊九月乙未詔從之又就命如
鼇權本路提刑令即城中撫定既而耕敏與鄂渚田師

中所遣統制官張訓等各以兵至城外 戊戌宰執奏
前知蘄州周楙乞修河堤事上曰不獨蘄州凡沿淮有
水旱悉令漕司守臣措置 初紹興八年除李光為參
知事有右從政郎楊煒者寓行在聞之曰此吾鄉先生
也今得位必將盡行所學久之無所聞時蕭振任侍御
史朝廷方與金人議和煒不以為是作書欲獻光因先
見振說書中意振曰亦恐金人難信煒遂以書責光有
同槽共食之語光遣人專語煒以不及答書至是振知

台州煒為黃岩縣令政頗有聲振每聞煒大言無顧忌則擊節稱善遂薦煒改秩復移書浙東提刑秦昌時俾同薦之昌時左僕射檜猶子也因屬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光尤太師集其姪義不當舉如待制亦不可舉也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俄有縣吏得煒書有詆時相語以告昌時昌時以聞于朝詔送大理寺仍下所司發卒大索得其萬言書藁譏刺時政獄具庚辰詔除煒名送萬安軍編管其兄選人炬亦連坐羈置邕州振

罷仍落徽猷閣待制於池州居住 先是林大鼐在言
路嘗奏錢塘江浸淫為患十一月壬寅上諭宰執令臨
安府同漕司乘冬月水不泛溢時治之為易又舊有塔
廟陰以相之雖出小說亦不可廢也 丙午朝獻景靈
宮丁未朝饗太廟戊申冬至合祀天地於園立大赦天
下 有軍人龐翼者教人學道起居舍人林機因與翼
遊遂出知信州丁巳上諭宰執曰機信翼邪說遂亡上
下之義機既令出翼亦不當留士大夫尚為動况軍中

手時守臣監司不輸常賦專以進奇羨相尚太府卿
徐宗說攝貳版曹乃言今後當令先補常賦所逋仍乞
以賦入殿最行賞罰詔從之於是上諭宗說曰版曹久
匱卿所論甚當是日以宗說權戶部侍郎宗說頗有心
計於經費出入盈縮之數皆知其要吏不能隱然附秦
檜以至侍從嘗為檜私營田產士論鄙之而畏檜無敢
言者宗說開化人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虔州
李耕率諸軍以乙卯登城盡收叛卒誅之而捷奏猶未

至於是領殿帥楊存中奏遣人送鞋襪與耕軍中己未
上曰虔賊閉城拒官軍且四十日城中百姓何以活令
存中更遣兵尅期蕩平庶脫良民于禍也 十二月直
祕閣前知太平州韓膺言州縣小吏喜怒自私驅無
罪之人不白長官而禁於獄或終不加罰徒繫以苦之
望詔有司嚴禁甲子詔刑部立法 故端明殿學士王
雲之猶子積以雲死事乞推恩戊寅謂宰執曰雲奉使
極効忠率先衆人勤事而死于難乃與積迪功郎 有

袁敏求者妄撰語言丁未宰執奏合編管上曰小人妄
 生是非既得其罪當行以為惑衆者之戒 初興元府
 兵亂以來城內生荆棘官舍民居皆茅屋而帑藏寓諸
 僧刹太尉楊政再為帥始以次繕治至是一新戶口浸
 盛如承平時矣政所統將士自休兵之後十餘年未嘗
 輕以陞遷蓋深體朝廷之意也 福建舊行產鹽法民
 歲輸錢而受鹽於官其後法壞輸錢如故而民不得鹽
 其間多私鬻以給食而官亦不問至是帥臣龍圖閣學

士張宗元始再擢鹽犯者滋衆人不以為是帥司屬官
胡憲上書於宗元告以為政大體宗元不悅久之憲請
獄祠而去同時在幕中有輕薄者用其姓名為詩嘲之
曰獻陳利害知何益蓋憲獻同音謂胡憲也 金國主

亮造燕京宮室至是年率其文武百官遂遷都馬亮因
以燕京為中都隸以平薊涿易雄保順遂州號中都路
舊上京為北京隸以興中府錦義宗利州號北京路遼

陽府

渤海
故地

為東京隸以廣寧府潘復登辰州號東京路

雲中府為西京隸以宏豐朔應蔚勝州號西京路開封
府為南京隸以曹單陝鄧鄭陳蔡穎宿泗號南京路又
以河間真定平陽太原益都東平大名京兆延安臨洮
慶陽會寧咸平臨潢十四府為總管府河北東路河間
府冀莫清滄深景州隸馬西路真定府邢洺相定濬衛
州隸馬河東南路平陽河中府隰懷晉澤潞解州隸馬
北路太原府汾代嵐忻石平定州岢嵐保德軍隸馬山
東東路益都濟南府沂密濰濱淄棗登萊州隸馬西路

東平府徐兗濟博德州泰安軍隸馬大名府路恩濮開
滑隸馬京兆府路鳳翔府同華虢耀州隸馬延安府路
鄜坊州保安綏德軍隸馬臨洮路蘭秦隴鞏河會川積
石鎮戎軍隸馬慶陽府路平涼府路環涇邠原寧州隸馬
會臨府路肇齊信州隸馬咸寧府路韓懿州隸馬大赦

其境改明年元日正元

此據張棣所記修入棣又云燕京城門十二東曰宣耀曰施仁

曰陽春西曰穎華曰麗澤曰彰義南曰豐宜
曰景風曰端禮北曰通元曰會城曰崇智

紹興二十三年

歲在癸酉

春正月先是前禮部侍郎高閔退

居明州時秦檜之弟棣為明守檜欲卜閱嚮背因其鄉人姚孚者達意於閱曰季華弟止一女願與公結姻閱辭之遂致其仕閱自此每對人唯舉前言往行未嘗及時政之得失人物之臧否觀書終日絕意榮望己亥卒閱喜故程頤之學及嘗見楊時每語竟日深相悅服中年勇退人甚高之是月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楊愿卒二月右正言鄧暕史才言吏部尚書林大鷲狂躁欺誕且負不孝之實若不亟去必搖國是己巳乃詔

罷之尋知泉州

時吏部侍郎陳相奏淮南閘損處甚

多不止洪澤丙子上諭宰執令漕臣修之以使人使來

往相合肥人也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贛州李耕

具立功一萬三千餘人辛巳奏至于是第賞有差癸未

以耕為金州觀察使

此據野
記修入

方贛之亂也謫居人秘書

少監分司南京孫近走吉州避之至是賊平復歸贛州

未幾卒

夏四月癸亥宰執奏差諸州守臣上曰士大

夫在此者衆所當得闕可早與之

壬寅宰執奏上書

者言舉債之家如還本已足利當盡放上曰如此則上
戶不肯放債反為細民之害宜詳細措置 是月慶遠
軍節度使張澄自江西移帥福建初閩中佛剎數千區
其徒猥衆地占膏腴州縣經賦視為上戶自鍾世明至
計口給食悉拘所餘澄既入境即剖析利害言之乃詔
委澄措置澄請計其租賦農工僧行廨役之用給之而
收其餘較前所拘十還六七公私皆以為利 六月時
行在霖雨諸軍營多壞已詔賜錢七萬貫令修俾得安

處至是上又開民田有被水害癸亥詔戶部下州縣差
官檢放苗稅 時皇太后目疾下諸路召醫人惟四川
未發到秋七月戊子朔詔趣遂路帥臣搜訪津遣 右
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甚廣而不憂旱者太湖之
利也比年瀕湖之地諸軍下人多據以為田擅利妨農
其害實大乞委監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迹使兵民各安
其職農民有賴庚戌詔從之 福建安撫使叅議官賀
允中嘗為閩漕平鹽貨見謂稱職秦檜以其不肯下已

授祠觀者五年復令入帥幕以抑之是月允中之任據此

墓誌 八月知靜江府陳璫奏乞增和糴米價及折納道

中以紓民力辛亥上謂宰執曰璫善治郡可與直祕閣

知潭州其他處有昏耄不任職之人令自陳宮觀 先

是總領四川財賦符行中有子預薦意潼州府僉書判

官趙遠必為類試考官審以文屬之遠不啟緘既試符

氏子不預奏名行中因他事摺撫遠峻甚然亦不能害

之行中南城人 冬十月庚申侍御史江寧魏師遜言

太府寺丞史祺孫交通匪人上曰學先王之道而從妄人孫士道習妖術以惑衆若只罷之無以戒後人可令吏部與監官 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宋樸乞罷戊辰詔以舊職奉祠於是諫議大夫史才言樸為士而不自愛乃違道周俗與丐者為伍不當以祕殿隆名寵之遂落職壬申以才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時諸路推行養濟事恐其減裂戊寅上謂宰執曰須令實給錢米以施實惠 侍御史魏師遜為中丞監察御

史鄭仲熊為右正言時秦榛秉政久言路皆其所引于
是仲熊首論定國是久任用抑奔競節浮靡與推誠于
有功之宿將等事然其間不無阿附仲熊西安人也

十一月時經筵講尚書終篇癸巳上謂宰執曰朕記此
書自說書官尹焞始初焞以范冲薦擢講筵既數日輒
乞致仕其徒相與謀曰必得朝廷見留乃可為高翼曰
趙鼎奏果言焞志在山林不樂居此願以禮留之焞遂
不復致仕觀焞進講皆其師程頤之說餘無可取秦檜

曰程氏之徒祖宗諱不避而諱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更欲康人繼粟庖人繼肉魯不思孟子處賓師之地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上曰孟子當戰國之時自處如此不可以為常法也 先是經筵官皆進詩侍讀秦熺詩卒章曰兢兢驕侈戒誓不愧周官辛丑上對宰執再三稱善以熺登第日賜御書周官也上又曰哲宗朝蘓軾進御書古詩魏師遊鄭仲熊所進詩皆模倣其體上萬機之暇他無所嗜專意

於文如此 時編類宗正司新成上閱之甲辰以諭宰
執曰所修甚有條理可即頒行 十二月己未宰執奏
事上顧秦檜曰昨日遣使戒之云歲遣信使已有定例
使指之外不可生事上周慮如此真得祖宗柔遠人之
家法宗社無疆之福也 閏十二月丙申上諭宰執曰
諸郡守條具民事如遠方因軍興科民至今未罷者非
因條具何由得聞宜委官詳其可行者行之戊戌詔委
中書檢正左右司郎官具其可行者申省取旨蓋聖意

恤民故致詳如此 先是夏間宣州大水其流泛溢至
太平州凡太平境內沿湖諸圩悉為衝決是冬詔遣太
府寺丞鍾世明至州相視修築守臣直祕閣洪楫集屬
邑共議知當塗縣事張津以謂被水農民流徙過半若
令逐圩自修力不能辦遂用其說共興長埂週迴一百
八十里包諸小圩未幾成然自此小圩埂盡廢一遇水
決則通被其害故農民屢請于官欲各興中埂以防患
焉 初池州青陽縣稅視鄰邑為重如貴州縣田每畝

上等八升而青陽一斗九升中等六升而青陽一斗五升下等四升而青陽一斗七合幾於三倍蓋自南唐李氏賜此一縣之地與其臣宋齊邱為邑齊邱增賦以肥私家遂成定額是年江東轉運常平司為之申請詔以十分為率稅苗減二分半課米減二分然議者猶謂所減乃經界虛增之數而齊邱重賦未嘗損也至乾道中

始能再蠲之

以上二事皆據方志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三十六

宋 熊克 撰

紹興二十四年

歲在甲戌

春正月初詔諸軍統制官滿十

五年與轉一官至是承宣使戚方當依格回授其次

觀察使梁斌係帶軍職令轉一官乃叙位在戚方上

辛巳詔方以所得特帶軍職庶與斌舊次不至陞降

上於將將精審如此中興所由致也 二月甲辰上

謂宰執曰連日雨恐傷麥已降香祈晴上意恤民惟

恐一物之不得其宜如此 知貢舉御史中丞魏
師遜上合格進士秦塤等三月辛酉上御集英殿
策試既遂賜張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出
身張孝祥歷陽人也 大理評事劉敏求言州縣
不依法即時割稅有害於民戊寅有司具到見行
法上因言法固在如官吏奉行不虔雖申嚴行下
終亦無益知州須歷民事通曉民利病者為之乃
命監司察其不如令者按之 夏四月丙戌上謂宰

執以三衙諸軍闕額久未敷足於是樞密院擬均下諸路帥司招填期以三年課其殿最從之 有利州民王孝先邀駕訴知閬州王陞慘酷不法事辛卯上諭宰執宜押送本路監司究實蓋上慮蜀道遙遠追逮為勞也上欽恤刑罰屢形詔旨至於纖悉委曲聖慮如此守臣不知體至懷宣寔惠乃或背公徇私逞威廢法鉗民之口無復忌憚銜冤窮民豈能人人詣闕自訴付之有司審其虛實明典刑以待之使長民皆知奉法究心民事

以厚風俗誠措刑之本也 太府寺主簿李文中言比

歲州縣多侵用常平義倉米既失經常之制亦乖惠恤
之方望詔有司申嚴其禁從之 庚子宰執言言者所

論諸路州縣受民輸絹官吏作弊雖中程好物抑而不
受至用柿油退印以壞之却縱攬子多取民錢輸以薄

絹上察其為民害命申嚴其法令監司御史臺劾之聽
民越訴 五月己巳三省擬差蘓策張杞陳孝則為知

州上諭宰執曰尚有待差知州人宜早與之盛暑旅邸

不易上曲盡人情如此策軾孫也 初黎雅二州邊備
相為表裏歲月既久浸隳舊制至是知雅州楊仁籍並
邊之入嚴設條目以應緩急左自始陽及碉門右自盧
山及靈閔凡數百里皆有屏蔽夷之冒吾禁者必繫之
識者曰此雄邊子弟遺法也前此夷多掠邊戶為婢奴
有與之嚮道者官不能禁仁得訟者大書其牒下其長
悉即以取回執嚮道者械之獄歲饑旁郡流民至境仁
發廩粟賑之吏以無外臺令更諫仁曰須令下索吾人

於溝壑矣不為動所活甚廣是月卒民畫其像以祠之

此據邵溥作
楊仁墓志

六月癸未左太中大夫汪藻黜居永州

八年累赦不宥常以疾乞致仕不許是日卒 言者論

高郵使吳祖度乃流人玠之子玠賣國立偽楚今祖度

乃與玠壻知廬州曾慥分守淮郡宜加斥逐乙酉詔並

罷上因諭宰執曰吳玠莫儔王時雍在漢法當誅且族

朝廷寬大一切置之若復錄用其子何以示天下自今

無與堂除上顧秦檜曰當時忠義無若卿者檜曰臣一

時守職遭遇陛下隆興遂依日月之光上曰此卿謙辭也御史中丞魏師遜右正言鄭仲熊論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史才天資陰賊嘗受李光薦不憚數千里貽書於光謀為國害癸巳詔才以舊職奉祠師遜等再論遂落職甲午以師遜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初右朝散郎王循友知建康府嘗斷配秦檜族人檜銜之而循友差右朝散郎韓參為機宜因與參謗訕朝政遂興獄根治既而大理寺言循友盜取官錢受所部乞

取金銀冒請宣借口券入已及減價詭名買沒官田產
辛丑詔循友特貸死藤州安置子右承務滋並除名而
參送德安府編管 時衢州饑民嘯聚為盜而守臣王
曦措置乖方且有贓汙不法之事甲辰宰執奏欲先罷
曦上謂秦檜曰曦是卿之親戚今罷之勝罷其他十數
人也既而盜捕獲而猶未定詔以提舉太平興國宮王
師心知衢州民始安堵 言者論二廣舖兵之弊乙巳
上謂執宰曰宜令州縣時給月糧此曹方久住不至闕

事也 夔州路地接蠻獠易以生事至是或告秦夷叛
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帥臣周執羔使誠之曰朝廷用爾
為帥今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貫爾而已一兵
不可得也豪帥懼斬叛者以獻

此據周執羔誌

先是沅州守

臣李景山與通判丁濤交惡判官鞏淙間之遂興獄追
逮數百人及溪洞時方盛暑有繫死者湖北提刑楊椿
曰吾職在平反其可使無罪之人淹繫至死哉即奏於
上乞罷三人釋其衆詔從之於是秦檜曰部使者不當

如是耶椿眉山人也 秋七月癸丑太師醴泉觀使清
河郡王張俊卒甲寅上曰張通古之來俊極宣力與韓
世忠等不同己未上又曰武臣中無如俊者比韓世忠
相去萬萬宜檢祖宗故事優其贈典既而有司欲依世
忠例上曰俊于國有功明受間俊有兵八千屯吳江朱
勝非降指揮與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敵當與小國
一字王遂贈循王後謚忠烈 時贛州守臣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李耕將滿上諭宰執選文武臣為之代庚

申又曰昨贛寇竊發民有應之者今宜留兵屯庶得安
弭 癸亥宰執奏縣令能布德惠民有政績者令監司
郡守保奏上曰或遷或陞庶有激勸如失不保奏令御
史臺劾之 初詔廣西帥臣直祕閣呂愿忠招撫西南
番至是愿忠言宜州諸蠻并南丹州莫公晟皆願歸順
仍畫圖以進丙子上諭宰執曰得丹州非以廣地徂徠
入不作過百姓安爾既又曰且喜一方寧靜秦檜曰陛
下兼懷南北定計休兵小寇豈敢不順上曰若非休兵

安能致也

上諭宰執在八月
酉今聯書之

詔陞愿忠直徽猷閣先

是靜江府有驛名秦城時愿忠約賓寮共賦秦城王氣
詩以侈其事衆中皆賦其不賦者惟寓居奉祠官劉芮
常平司幹官李燮本府支使羅博文三人芮摯孫也

時論對官多請假避免 九月前知滁州魏安行多奏

墾荒田及令本州具實不及五之一餘皆紛擾為後政
之害有司劾安行意在冒賞上曰如此誕妄不可不懲
也是年雖稔亦有小旱傷處冬十月丁丑詔依條檢放

其公私所欠亦住催 初寔錄院檢討官朱翼命史官
編徽宗御集藏之延英閣至是書成一百卷壬午太師
左僕射秦檜上之權奉安天章閣 丙戌宰執奏年例
臨安府自十一月支錢米養濟丐者上曰此一事活人
甚多戊戌三省擬左朝散郎蘓欽知巴州右朝散郎張
軒知劍州上曰川中須擇不生事之人遠地舉措朝廷
無由盡知欽晉江人也 時天章閣新成十一月壬子
上曰不擾民不易成甚得崇奉之要矣 時戶部侍郎

徐宗說久病甲寅亟遷直顯謨閣知臨安府曹泳為戶部侍郎以代之而改宗說兵部泳乃秦檜姻黨藉勢妄作又甚於宗說矣於是宗說謂人曰吾在戶部自郎而貳涉十年錙銖權會不敢委吏今瘦矣尋以敷文閣學士知明州宗說得美職而去檜主之也 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論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魏師遜懷姦嗜利不恤國事乙丑詔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德元再論遂落職 丁卯以吏部侍郎施鉅為參知政事吏部

侍郎鄭仲熊為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前後執政無敢少違其意者於是仲熊嘆曰為官至此可以行志而不得行遇主如此可以圖報而不得報負愧多矣 是月刑部侍郎韓仲通遷尚書 通判武岡軍方疇坐與流入胡銓通書為守臣李若樸所告令江西提刑張常先鞠之送永州編管 先是四川等路買馬司於岷白階峯鐵峽兩處權場買馬每歲買馬綱至樞密院往往多斃十二月庚辰詔自明年撥付殿前

司後年撥付馬步二司以此循環仍令遂司自選使臣就買馬場團發大金人使將到丙申詔諸路差牽挽人並給錢米違者在內御史臺在外轉運司彈劾之

是年行在建康鎮江三權貨務都茶場共收二千六十六萬餘緡荆南府人口舊數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迹詔蠲口賦以安集之然十未還一二先是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歸復可使稍輸什二而歲增之吏不能供顧無敢言者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戶

部侍郎曹泳責償甚急曰不且有繼時秦檜晚年怒不可測而泳乃其黨克燭赫然帥臣孫汝翼懼欲賦於民以塞己責通判范如圭力勸止之汝翼晉陵人也時前秘閣修撰張九成謫居南安軍已十餘年嘗自言人苟無識一味貪進往往如飛蛾投火隨焰而滅昔楊國忠方盛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見之富貴可立圖彖曰君恃楊如泰山吾以為冰山爾若皎日一出君得無失所恃乎遂隱於嵩山後國忠敗人方仰彖之先知吾今居

嶺下人皆以為瘴鄉然吾於此已久著書窮理亦甚安
之何愧嵩山之隱耶時南康士子春試回有見九成者
言秦氏子取高第而嗟洪浩之被斥洪公厄北庭十餘
年艱險萬狀死亦不畏義氣凜凜照映古人秦公以私
害之不久天必伸之矣

紹興二十五年

歲在乙亥

春正月敷文閣待制新知饒州蘇

符請祠甲戌上謂宰執曰朝廷初議休兵符頗以為然
及王倫被留遂復二三今不復肯出川矣乃以符提舉

崇道觀 二月丙子宰執奏事上曰守臣鄭思永言還
魂度牒緣僧道死而官司不追毀致童行冒名又言監
司委縣令造船擾民可悉禁止之 三月太常少卿權
吏部侍郎陳夔言兩淮尚有曠土而耕牛農器資之江
浙比年州縣違法例收其稅癸丑詔戶部禁止夔永嘉
人也 戊戌詔福建四川所印私書悉禁止之先是新
除校書郎趙逵家尚留蜀秦檜欲出百金助逵以家來
逵不答檜怒人頗為逵危之 夏四月侍御史董德元

右正言王珉言參知政事施鉅傾邪詭祕嘗與李光交
又為何鑄引用鑄既斥心常快快比因國忌行香擁蓋
入景靈宮門衆論大喧始送其卒於有司亦不待罪乙
酉鉅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德元再論遂
落職珉玉山人也 初諸路上供數外又號無額上供
錢及一萬貫以上推賞有差其後言者又論若數少不
該賞典即所椿錢不復發矣乞纔及二千貫以上即與
推賞從之

二千貫以上推賞見二十九年

先是經筵講易終篇仍賜

御筵辛丑左僕射秦檜等謝蓋上萬機之暇專意經術
既親御翰墨書易與書經刻於堅珉聖學淵源固已深
得與旨猶命儒臣紬繹其說祁寒隆暑畧無倦色逮茲
終篇真帝王之高致也 五月戶部言諸路免行錢所
取苛細詔罷之 秦檜久專朝政而士大夫之急於進
者多附檜意倚撫人之語以為謗訕通判常州沈長卿
舊常與前參知政事李光曰搢紳守和親甘出婁欽之
下策敵人難信結孰慮吐蕃之劫盟檜時已惡之至是

與左從政郎芮暕同賦牡丹詩為鄰舍人所告以為譏
議送大理寺獄具檜奏其事僉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
事鄭仲熊默無一語罷朝檜頗咎之時有旨皆除名編
管長卿永州暕武崗軍長卿暕皆烏程人也選人陳祖
安緣與長卿密交亦當追證而仲熊嘗營救祖安故得
脫免於是侍御史董德元右言正王珉論仲熊以謂此
豈政府所為六月己卯仲熊罷為提舉太平興國宮又
有前知泉州趙令衿居衢州因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

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通判汪召錫教授莫汲皆於坐
間聞之因告令衿謗訕守臣王師心勸之不能止既而
詔謫令衿于汀州且置獄召錫迫其行師心復調護之
召錫伯彥子汲歸安人也 時安南國遣使入貢禮部
具到典故儀範上諭宰執令照行其驛以懷遠為名
秋七月甲寅宰執奏浙東總管李顯忠再任上曰為將
要當知書以不戰而勝為武若殘忍好殺非良將也秦
檜曰趙充國知未可戰故守屯田之議卒以破羌上曰

然古之名將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正謂是爾 先是遣
戶部郎官鍾世明至四川與安撫制置使符行中總領
財賦湯允恭同措置減免錢物務在不妨軍食可以裕
民至是行中等言總領及茶司馬歲各有剩二項減科
民間錢引二百餘萬道又州縣贍軍無窠名錢引七十
萬道利州糴米引錢五十萬道又除兩年州縣所欠折
估糴本及水脚等錢二百九十萬道如已減而復催者
許民越訴丙辰詔從之 丁巳上諭宰執曰諸州貢物

朕恐勞民皆罷獨福建貢茶祖宗舊制未欲罷也 殿
中御史西安徐嘉論知靜江府呂愿忠妄作不法辛酉
上諭宰執曰聞諸蠻之來盡令於帥司歃血此乃亂世
諸侯事其妄作如此詔與奉祠仍令漳州居住壬戌宰
執奏昨廣西帥司乞南丹州莫延沈推恩事上曰愿忠
既罷恐諸蠻生疑可檢典故優與推恩以慰其向化之
心於是除提舉太平興國宮施鉅為資政殿學士知靜
江府仍令鉅諭諸番以愿忠自緣別有不法事罷於外

國不相干庶絕其疑也 丙寅宰執奏廣西帥司申奏

本路轉運副使王利用遺法差蔡緒者權欽州通判與
南安使人爭立班事上曰遠人來貢要待之以禮豈可
生事乃詔以緒付吏憲司根治 時南丹州莫延沈已

襲父官乞給長生券庚子上謂宰執曰新封南平王莫
延沈等語可詳視仍修改播告遠人要得體也謂秦檜
曰昨醫者謂卿脈弱今已安可喜更當節飲食檜謝曰
上感聖恩 初詔守臣到任半年具裕民五事八月辛

已上謂宰執曰守臣陳利害當令國與民皆足乃為稱職如建炎間時用匱翟汝文知越州盡放和預買及鑑湖官租不恤國計而專欲沽名如此等入國何賴也秦檜曰陛下成中興國之功而知民疾苦蓋兼漢孝宣光武之事業上曰朕何敢望二帝然志所深慕乃詔權刑部尚書韓仲通等詳所陳利害 詔以故韓世忠所納居第作左藏庫及倉仍令兩浙漕司即倉基造二府以處執政至是猶未興工壬辰上命呼至都堂傳旨趣之

先是知饒州洪興祖者擬之猶子以經學得名龍圖閣學士程瑀嘗注論語而興祖為之序摘取瑀發明聖入忠厚之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興祖嘗忤秦檜故因此誣譖得入檜疑興祖託經以議已遂責昭州安置是月卒人謂興祖通經早以此席英舉晚以此賈竒禍及其後追贈直敷文閣

此據興祖墓誌修入

九

月言者請於產茶地方差官置場收買庶免私販之患辛亥上問宰執曰今天下一歲茶利所入幾何秦檜曰

都茶場三處共得二百七十餘萬貫上曰比承平少陝西諸路故其數止此 是月以刑部侍郎沈虛中兼權

吏部尚書 秦檜喜前吏部郎中朱敦儒之才欲為其

子孫模楷時敦儒已致仕強之復出自建炎初鴻臚寺

併歸禮部冬十月庚辰始除敦儒為鴻臚寺少卿敦儒

掛冠復起士論少之

此據魯登為敦儒集序

初和議定時國書

中有不得輒易大臣之語蓋秦檜恐前宰臣張浚之復用也至是檜有患失之心而尤忌浚臺臣每有彈章語

必及至論知洪州張宗元章則謂浚為國賊湖南提舉汪召錫娶檜兄女嘗告訐趙令衿故遣圖浚又江西轉運判官張常先箋注宗元所與浚詩亦興獄株連及浚又捕故相趙鼎之子汾下大理獄令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等有異謀凡五十三人獄上而檜病篤不能書矣乙未上幸檜第問疾丙申進封檜建康郡王加其子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熺為少師是夕檜卒熺亦致仕乃詔僉書樞密院湯思退權知政事方洪獄之興也逮百餘

家師臣王師心隨事救之賴以免者為多檜卒事乃熄
丁酉上諭宰執曰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
以來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傷惻
久之遂贈申王謚曰忠獻 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
張扶論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曹泳以秦檜黨招權怙
勢又朱敦儒者趙鼎之心友杜師旦者李光之上客泳
恣置之門下內則為卿少外則為監司若不亟去必致
生事丁酉詔停泳官送新州安置敦儒復致仕師旦罷

其後泳又移吉陽軍而卒扶金壇入也 十一月癸丑

召敷文閣直學士魏良臣參知政事 占城國遣貢使

至 辛酉朝獻景靈宮壬戌朝獻太廟 時文武官侯差

遣者甚衆上乃詔文臣郡守以上到堂者依格將上武

臣將副於樞密院亦如之通判以下及大小使臣令吏

部左右選措置注擬勿令久在逆旅 初秦檜之卒也

其子熺乞以敷文閣學士王會知建康府共辦父喪事

且云庶得相聚至是言者謂建康守臣所寄非輕若止

為私家相聚朝廷何賴焉辛未詔與會宮觀仍共集檜
之葬事其後會再被論遂貶瓊州會响弟也 詔近歲
士風澆薄持告訐為進取之計深害風教或有不悛重
寘於法 是月上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
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以為國子祭酒
十二月甲戌召直龍圖閣湯鵬舉為殿中侍御史乃詔
年來臺諫用非其人與大臣為友黨而濟其喜怒朕今
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宜惟結

主知毋更合黨締交以亂成法 乙亥上謂執政曰張士襄去歲奉使回當朕前奏事欺罔不寔宰臣止以奉使不肅罷之續文處以宮祠卿等可與遠小監當以為將來奉使之戒士襄江寧人初以左司郎官出使至上記而黜之 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敷文閣直學士徐宗說身位版曹而專為故相營田產詔宗說落職時人目秦檜諸客以曹冠為館客宗說為莊客冠金華人也 以和州防禦使士代為集慶軍節度使嗣濮王

壬午執政奏莫汲張常先陸升之等八人以告訐濫叨
官爵上曰此大壞風教悉送遠郡編管 又詔編管人
李孟堅王之竒陳祖安等皆令自便上曰如此行遣想
見人情忻悅感召和氣 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參知
政事董德元附會權臣乙酉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太
平興國宮鵬舉再論遂落職 參知政事魏良臣言節
度使劉錡一時名將久閑上曰朕聞其貧已賜田一百
頃良臣言見軍帥張柄乞與宮祠以錡代之詔可 侍

御史湯鵬舉者首薦前婺州通判周方崇見權明州通判陸哲先後召到悉除監察御史哲供職纔七日是日辛卯遷右正言方崇海陵人哲吳縣人也 召敷文閣待制前知夔州沈該到闕該始陞見上問曰秦檜何忌卿之深該曰臣誤蒙陛下拔擢初因秦檜洎登從班聖知益深檜稍相猜上曰然甲午以該為參知政事該首奏曰朝廷機務至繁所賴以同心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大臣怙權參樞始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闕決宜特

詔三省務各盡誠以贊國事 初敷文閣直學士陳誠
之服除上欲召之為秦檜所沮令以雜學士知泉州視
事纔數日至是召為翰林學士 丙申詔罷添差官

時行在百司闕官甚多是月詔令侍從官共舉三十人
務要真才寔能不得趣有私意儻不如所舉必罰無赦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中興小紀卷

三十七至

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附生臣侯軒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三十七

宋 熊克 撰

紹興二十六年

歲在丙子

春正月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禮

部侍郎王珉吏部侍郎徐嘉皆附會秦檜辛亥珉嘉俱

罷鵬舉又論兵部侍郎沈虛中嘗密報秦熿已取塏為

奏名之首亦罷之虛中廣德人也

論罷虛中在二月今聯書之

新執

政府三位成祭且各令遷入東位魏良臣中位沈該西

位湯思退于是良臣等言仰荷聖恩將何以報上曰比

年執政府上漏下濕蓋不堪居鄉等曾到京見宰執府
八位諸事如法所以待天下賢俊禮當如此 時言者
謂諸縣巡尉不用心捕強盜反令鄰保備賞捉賊擾之
及捕到官却令扳有力之家悉追入獄恣行乞取望嚴
禁止上曰朕深知之惟得一好守臣即此弊自革不得
人約束雖嚴不能禁也魏良臣等奏曰自今每一郡闕
敢不究心搜才仰副陛下之意 特進張浚丁母憂奏
至丙辰上謂執政曰士大夫起復非所以厚風俗唯軍

中人乃可爾時沈該因奏蜀中人材上曰蜀人多能文
然士當以德行為先文章乃其餘事該曰有文章者多
不矜細行往往輕肆傲物德行為先誠如聖訓 是月
右中大夫段拂卒 二月甲戌詔累年所造軍器內庫
山積諸軍亦各自製可令工部具已造之數其諸州合
發物料特與減免見後工匠亦宜減放 時有言乞諸
州修聖祖殿者丙子上曰惟淮南兵火以來未修聖祖
殿乃奉先之所固不可無但行下恐因而擾民今隨宜

措置可也 先是秦檜當國進奏院所報事目必令其本先納俟竄定方許報行謂之定本其下頗遲又官吏迎合刪去要事止具常程文書故朝廷施設除授四方不得盡知於是右正言陸哲深論其弊請罷去定本復祖宗舊制以通上下之志庚辰詔從之 侍御史湯鵬

舉殿中侍御史周方崇右正言陸哲論參知政事魏良臣有不公之迹假以歲月殆有甚于秦檜良臣亦自言輔政無狀乞罷辛卯以為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初

詔修祖宗寶訓置國史院未幾而罷至是著作佐郎周麟之請修神宗哲宗兩朝寶訓癸巳詔從之 國子司

業王大寶奏乞減折帛錢甲午上謂宰執曰大寶近又乞放度牒殊未曉朕意人多以鬻度牒為利亦以祝人主壽延洪國祚為言且佛法自漢永平方流入中國五帝三王之時人主壽至百歲卜年八百此時佛法安在哉朕謂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然享國久長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

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蠹民傷教
莫甚于此豈宜廣也沈該等曰陛下聖識高遠度越前
古天下幸甚是日以吏部侍郎張綱兼權尚書三
月丙寅詔略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故相秦檜但能贊
朕而已近者無知之輩鼓唱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撰
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內外之
臣咸體朕意如敢肆議當寘典刑丁卯詔軍器監工
匠除本所見役八百六十人依舊外其諸州發到一千

五百人以三分為率減去二分令還本州仍給以路費
上之愛惜民力如此 已已執政奏京西淮南閒田乞
許人請佃其租課沿邊免十年次邊免五年又四川地
狹人稠欲令制置司散榜諸路募人往京西墾田上皆
可之且曰下戶恐卒無牛具種糧官宜貸之上之恤民
周至如此 夏四月己卯上諭執政曰文武一道今太
學就緒而武學幾廢致有遺才祖宗武學養士自有成
法可令禮部兵部速具以聞上之留神學校兼隆文武

如此 時大金國主亮加尊號庚寅以翰林學士兼侍
讀陳誠之假資政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充賀使誠之自
紹興十八年賀生辰至是凡三入彼國頗見信後有往
聘者必問其安否云 戊子詔温州就試人多置增解
額 初司農寺王炎嘗乞以見管常平錢糴米赴行在
而權戶部郎官鍾世明亦請令諸路歲發陳米十五萬
石赴行在至是侍御史湯鵬舉言其壞祖宗常平成法
望賜黜之乙未詔炎世明各降一官炎安陽人也 五

月壬寅以參知政事沈該為左僕射万俟卨為右僕射
並同平章事 先是執政薦直秘閣知婺州辛次膺時
已到闕上欲用之而患足不能拜乃升秘閣修撰令復
還任上因曰用人須盡公道若以私喜怒則真才實能
何由進也上於用人留意如此 甲辰端明殿學士僉
書樞密院湯思退進知院事 丁未以侍御史湯鵬舉
為中丞 右正言陸摛言比年臣寮坐罪卒於貶所死
生無告乞量原犯條上或復其官職或錄其子孫庶幾

仁澤下及泉壤 戊申宰執奏前宰執及從官昨遭貶
屏已死者十五人量輕重分為五等復舊職及與致仕
恩澤上曰此甚當於是溥博之惠及存沒矣 言者謂
近年朝廷免米麥耕牛等稅錢而不與稅務量減歲額
既重則他貨必須重征以求數數所以商旅不通辛亥
上謂宰執曰此說極有理宜令戶部立法 時諸州大
辟雖情法相當類以奏裁遂獲貸配右正言陸哲以謂
如此則殺人者幸矣被殺者冤何所伸乃請非實有疑

慮及無可憫者不得具奏壬子上曰但恐諸路滅裂將
實有疑慮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致
傷和氣乃令刑部坐條及前後指揮行下上於用刑欽
恤如此故是歲諸路斷大辟三十人 甲寅三省擬監
司除目上曰近遴選監司得人諸路稍稍按發不職之
吏罰既行矣賞亦不可無今後郡守有治狀令諸司具
奏當議褒擢則善惡知所勸沮蓋上之留意用人如此
漳州南岳廟災丁巳詔罷監官仍令轉運司計合用

錢數申省撥下免斂及於民 六月辛未朔中丞湯鵬
舉乞久任守令監司課其政績舉之再任癸酉上謂宰
執曰此在謹擇監司監司得人則舉刺公當於是沈該
等請詔諸路監司帥臣共考其績列舉再任有異政者
不次陞擢從之 先是以端明殿學士程克俊知湖州
令過闕奏事丁丑除參知政事 戊寅宰執奏臣等子
弟並令歸本貫應舉並無牒國子監及轉運司試者因
檢故事乾德中陶穀之子卽中第命中書覆試上曰秦

熺登科猶是公選後在翰苑文亦可觀其後塤中甲科
所對策皆檜熺語灼然可見朕抑之置在第三不使與
寒士爭先祖宗故事今可舉行遂詔舉人有要親者覆
試 戶部尚書韓仲通乞以上供米所餘之數歲椿一
百萬石別廩貯之遇水旱則助軍糧及減收糶號豐儲
倉壬午詔從之上曰所儲儻遇水旱誠為有補非細事
也 丁亥上謂宰執曰近日雨澤甚足暑中雨絕難得
可喜也万俟卨曰此秋成可望皆聖德和氣所召也

戊子宰執奏倉部郎官黃祖舜乞科舉取士之外有學
行為鄉里所推其卓異者聞之于朝上曰若果有德行
不求聞達之士所當搜揚乃下禮部詳之時以初伏
辛卯宰執奏差醫官給散夏藥上曰比聞春夏間民病
多是熱疾如服熱藥及消風散多能害人惟小柴胡湯
為宜曾令醫官揭榜通衢間服之者所活甚衆上留神
醫藥恤民疾苦如此 秋七月丁未夜彗出東方井宿
間戊申詔朕已避殿減膳尚慮朝政有闕許士庶直言

仍令監司郡守條上便民之事庚戌左僕射沈該等
言臣等輔政無狀天象譎見便合引咎待罪以兩夜微
雲星不見所以未敢遽勤聖聽上曰天象自有數卿等
待罪何益朕當與卿等思所以應天之實施實德以銷
變可也上又曰看所臨分野當在秦晉間然朕以天下
為憂豈當問遠近耶時禮兵部主管架閣文字杜革
老言彗盤氣所生歷考史牒多為兵兆國家為民息兵
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豫防

莫急於此因指陳時事十弊時應詔者衆上悉以付後
省令精擇第而上之衆議以革老為首未幾遷勅局刪
定官 乙卯上謂宰執曰往時士子上書忤秦檜意詔
往諸處聽讀遂妨取應可檢舉行之沈該等曰聖慮及
此寒士之幸也 先是近臣進故事講筵所胥更多取
副本癸亥中丞湯鵬舉言此必懷姦之人恐臣下獻忠
有違其意乞不許索從之 是日上諭宰執曰比年大
金人使到館朕給內庫錢一萬緡付都亭驛備人使買

物先為還其直若有還即撥填或還不盡亦不較也

初福建鹽貨轉運司積于海倉令上四州及屬縣取而鬻之以充歲用近年州縣船運過多吏緣為姦鹽斤兩數虧而多雜官肆不售即按籍而數號口食鹽間閭下戶無一免者民甚苦之甲子湯鵬舉極論其弊乞令憲臣據紹興元年綱數立為定制以去一路之弊乃詔提刑吳達覈實其數 丙寅上諭宰執曰昨卿等乞改正近年續降指揮與祖宗法相戾者有司至今不見上沈

該等曰六部謂若一頓改正恐致紛紜欲因事正之上曰此固善然恐吏輩臨時舞文不若一番改正之也

癸酉上諭宰執曰臨安民有納本戶絹一匹被退因詢之云官中以不經攬戶不肯交朕令人用錢五千五百買之乃好衣絹已令韓仲通根治近在輦轂尚爾外方想不勝其弊矣沈該等曰陛下灼見弊原如此天下幸甚 右正言陸哲言改官之弊至多行賄賂薦章一紙費五六百千救弊之術惟在增考第減舉員耳

戊寅上謂宰執曰祖宗舊法未易輕改但嚴舉官之令
有犯贓者舉主同罪必與行之則人自知畏前弊可革
沈該等曰陛下察見弊原如此臣等謹遵聖訓 時鄂
州都統制田師中已平湖南猺賊楊再興且招到其族
楊通議等乞各與補官事下刑部以謂前無此例欲令
本軍收充效用日量給之陸哲言猺人無故擾邊官軍討
之非藉內應焉能直搗巢穴何惜一資一級以慰其心
且為來者勸於是通議等卒得補官 庚辰中丞湯鵬

舉言欲寬民力在于省吏今州縣胥徒最冗為民之害
望詔逐路常平官立定吏額從之 淮南漕司具到米
價最賤處每斗一百二十三文癸未上謂宰執曰昨聞
淮南米賤恐太賤傷農故欲乘時收糴今則未須急候
價減每石一千至時若戶部無錢朕自支一百萬貫令
收糴也沈該等曰陛下愛民之心如此可謂至矣 庚
戌交趾國使貢賀昇平綱 言者論川中折帛錢太重
絹一匹私直五千而官估十千他物稱是去歲裕民所

減不過一千癸巳上諭宰執須與減若行下未必濟事
不若便令四川總領司具合減數申朝廷庶幾民受實
惠朕自即位以來未嘗一有妄用凡以為民而已 九
月辛亥詔錢塘江岸為潮水所損久則費工愈多令漕
司同臨安府速修治之 壬子詔監司郡守具到裕民
事令給舍詳之 武學博士歸安周操言乞自今武舉
登科高等者樞密院籍記任滿有績即加擢用其次者
亦免充筦庫之任從之 是月戶部尚書韓仲通除數

文閣直學士知廣州 時以內教有司依年例供進賞
賚物帛有退還者半冬十月辛未宰執奏此仰見陛下
儉德雖禹湯無以過上曰賞賚無用許多能如此撙節
有司一歲可省數百萬緡沈該等曰陛下每事省約以
寬財賦此非獨有司之幸實天下之幸也 壬申上諭宰
執曰宗室中才學者選三兩人除行在官京師盛時從
官建節者甚衆今不可以舊比但如南班亦少朕甚念
之沈該等曰仰見陛下睦族之意雖堯舜用心不過如

此 初詔實錄院編皇太后回鑾事實及徽宗梓宮還
闕本末至是先修回鑾事實書成丙戌右僕射万俟卨
上之時左僕射沈該言昨進安奉回鑾事實禮物陛下
悉退出不受皇太后聖性節儉而陛下仰承太后之美
天下幸甚上曰宮中無用許多禮物皇太后今七十七
歲而康健如五六十人自古帝后無有也 庚戌參知
政事張綱奏皇太后生日回賜臣銀絹過多上因曰太
后前以飲食動臟腑近已安健粥藥皆朕親進又得皇

后侍奉甚謹太后聖慈無比然性亦嚴唯皇后賢淑能
順其意朕每日臨朝所以得心安也綱曰太后聖德聞
於天下春秋既高皇后又能承順周家太任大妣之美
在今日可以比隆矣 乙丑中書舍人王綸言近詳守
臣具到五事其間惟二三的實餘皆細務祇取充數亦
有為五條所拘不得盡言望今後不拘其數庶以副陛
下務施實德之意從之綸江寧人也 十一月禮部侍
郎辛次膺請考每歲財賦入出之數以廣儲蓄甲戌上

謂宰執曰此誠今日急務然止有三說生財理財節財是也此年生財之道講求略盡唯理財多緣官司失職致有拖欠使州縣得人必不至此若節財則用莫大於給軍既有定額無可裁損今但當撙節不可妄費夫理財得人又能撙節如此數年蓄積自有餘矣沈該等曰誠如聖訓 時太學補試揭榜中程者一百九十人詩賦多而經義少壬午上謂宰執曰後生輩往往皆詩賦數年後恐經義科廢矣宜令兼習經義沈該等欲來年

省試後經義與詩賦兼行上曰善 初知嘉州朱昌裔

知萬州李莘民知秦寧費行之皆因監司所舉籍其姓

名至是行之任滿辛卯宰執擬知邛州上令更與轉官

于是昌裔莘民亦皆轉一官 浙東提舉官趙公稱奏

准詔定吏額今據本路人吏四千二百六十今減去二

千一百九十庚午上謂宰執曰若諸路依此非惟省事

民亦受無窮之賜也 初詔戶部侍郎王侯詳定重修

貢舉勅令格式至是書成癸丑右僕射万俟卨上之

初上親製孔子并七十二賢贊皆灑以宸翰至是臣僚請勒石國子監以為不朽之傳仍摹本賜諸郡學戊午詔從之 己未宰執奏臺臣論左朝奉大夫陳亨持左朝請大夫趙廸之罪狀乞屏于遠方上曰所論未知實否且下逐路監司體究沈該曰既是臺章恐不須體究上曰朕見人材難得未嘗不留意愛惜每諭與臺諫風聞言事不可容易須再三詢訪朕惟言者之聽豈可不審今二人者合如何施行該曰乞送吏部與監當上曰

且依此 時上方委戶部郎官向伯奮措置財用言者
論其素有脫空之名上謂宰執曰朕見累任監司亦嘗
委以捕盜今既有言章須與一郡於是差知吉州章不
報行 庚申上謂宰執曰昨下詔求言四方之士陳獻
甚多朕一一披覽所言利害極有可取宜擇其議論尤
切當者量與推恩庶幾有以勸之沈該等曰仰見陛下
樂見善言天下幸甚 壬戌三佛齊國遣使入貢 是
年罷提點坑冶鑄錢官以其事歸諸路轉運司 金國

主亮改元正隆復汴京大內遣其臣左丞相張浩領行臺尚書省以督其事且用本朝內侍嚮陷敵中梁其姓者為提督官號大使於是暴役橫斂以務速成而中原之民重罹其毒矣

紹興二十七年

歲在丁丑

春正月監登聞鼓院王述以其父

倫死事乞外任戊子王倫頃年奉使於金金欲留之許以官爵倫不從乃冠帶南嚮再拜訖就死此事亦人所難宜恤其後可特添差平江府通判時敷文閣

直學士蕭振再為四川帥上念蜀民久困供億詔振與
總領四川財賦湯允恭提舉茶馬李澗東西漕臣許尹
王之望同措置俾實惠及民可以經久尹鄱陽人之望
穀城人也至是之望獨奏乞減四川上供之半以裕民
辛卯上謂宰執曰須見得四川每年出入之賦數常數
幾何橫斂幾何軍儲所須與無名之費多少朕不惜減
以裕民為諸司未有定議遽先如此萬一闕乏何以善
後之望有愛民之志但臨事不審率爾有請湯思退曰

四川財賦誠如聖訓可趣蕭振等條上上曰甚善
時起居郎趙葵亦奏四川在萬里外其取民之塗
有二如激賞絹之類以民所當納者揭於通衢上
下共知此明告之而取之也激賞錢之類總領以
若干數下之州縣必陽戒之曰無損歲計無傷民力若
然則須官吏備而後可官吏不能自備其勢不得不暗
增有額之賦私應無名之索此陰取而不告者也是故
取激賞等錢民不悟也罷激賞錢民不與也臣願詔振

等凡總司錢物必分為二曰此上下通知者其不通知當根其所自出而放之然後吏不能沮而惠徧逮矣既而振等會議于成都奏請歲蠲東西路對糴米十六萬石夔路激賞絹五萬匹減絹估錢二十八萬有奇是月詔侍從各薦宗室文臣京官以上材識治行者兩人特與召對 二月上聞諸處將官全不舉職己亥乃詔宰執具出東南共幾員其不職者別與一般差遣却令諸將舉曾歷軍事者充此事出於朕意卿等更委曲相

度湯思退曰不曉兵事者即與別差遣可任者依舊存
留江東提刑徐天民劾知信州周葵不恤郡政壬寅
上謂宰執曰大抵先歷知縣諳政事然後付之一郡必
優為之朕頃在河朔見汪伯彥治郡全不費力以其經
歷多事皆通曉向來俞侯知紹興府亦然今周葵止因
昨在言路好論事遂得虛名魏良臣力薦之及治郡乃
不職與宮觀宜矣沈該等曰汪伯彥河朔事至此蓋三
十餘年上記人之善久而不忘如此廢江陰軍為縣

浙西帥榮蕤請也

丁未貢院考到博學宏辭合格選

人周必大詔與堂除必大滎陽人也

戊午以御史中

丞湯鵬舉為參知政事

己未以少保信安郡王孟忠

厚提舉祕書省

甲子上曰蜀中舉子赴廷試不及者

皆賜同出身慮其間俊秀能取高第猥令就下列亦可

惜今來者尚少展日以待之沈該等曰臣等議有赴試

不及者欲試策一道第其優劣而高下之今聖諭令展

日則待士人禮盡矣

是月太尉御前諸軍都統制楊

政卒于興元府後謚曰襄毅 侍御史周方崇請京局
改官人並注知縣三月己巳上以問宰執該曰選人改
官後須歷親民實為良法上曰徽宗嘗言仁宗朝每除
執政大臣須先問曾歷親民否蓋歷親民必能通世務
置之廟廊天下利病知過半矣此朕昔年恭侍親聞玉
音誠可為萬世法也沈該等曰徽宗蓋以愛民為先務
陛下欽佩祖宗話言罔敢失墮雖虞舜羹牆之念何以
過此 壬辰右僕射万俟卨卒謚曰忠靖 先是刑部

侍郎張杓薦主官告院胸山鮑黉有旨賜對既而黉對
不稱旨杓為言者所論降一官罷夏四月甲寅知樞密
院湯思退等言杓薦人不當失陛下信任之意昨已罷
之甚合公論上曰朕居深宮中何由盡識天下人材侍
從既不足信朕何所取信初見黉上殿已覺不如所舉
况又臺諫論列較其罪自合遠竄只降一官罷已是寬
典思退曰誠如聖訓 時武舉第一人趙應熊已與閣
門祇候壬戌擬授江東安撫司屬官上曰應熊有用之

才朕親觀其所試皆可採徽宗時如馬擴馬識遠並以武舉擢用不可謂今無人知樞密院事湯思退曰應熊初入仕且如此處之以養其資望上曰善是月少師信安郡王孟忠厚卒戶部侍郎王侯除工部尚書尋為言者所論以奉祠去吏部侍郎陳康伯遷尚書時四川制置使蕭振在蜀已一年而職事舉五月丙寅宰執欲與進職名上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振躅科數蜀人安之近薦帥臣又皆得人與之不為過

遂進秩四品自待制除敷文閣學士未幾振卒 六月

初秦檜當國雖未廢轉對而所論者第應故事至是著作佐郎黃中言頃者大臣好佞惡直一時往往以言為諱不過塞責而已望勅在位自今轉對要切於治道庶補萬一甲辰上曰中所言頗合朕意詔從之 戊申以

始樞密院事湯思退為右僕射同平章事 初荆南府

為上流重地而兵力寡弱戶部侍郎王師心時為帥嘗奏乞分鄂渚重兵留屯以示形勢從之至是師心又言

鄂渚戍兵市馬北境宜禁止以室邊釁又鼎澧歸峽產
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自知盤法不赦因去為盜由
引錢太重貧不能輸故抵此望別創憑由輕立引價既
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而盜可消矣上然之

秋七月庚午上曰茶鹽禁權本為國用所需若財賦有
餘則摘山煮海之利朕當與民共之 時坑冶鑄錢事

已付之諸路漕臣於是戶部侍郎林覺言國朝慶厯以
來歲鑄一百八十餘萬緡其後亦不下百萬如前年猶

得一十四萬緡去年猶得二十二萬緡而提點司官吏
徒糜祿廩朝廷罷之殊快人意但付之漕司日久亦未
有效望復饒贛及韶三監各令通判主之漕臣往來措
置三監所鑄權以十五萬為約仍不得以舊錢代發庚
午詔從之 是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程克俊卒
後謚曰章靖 八月己未知樞密院湯鵬舉言近罷坑
冶鑄錢事歸諸路轉運司甚善但戶部近日欲撥本錢
差別差官所以臺章論列又恐坑冶司省罷官在此唱

為異議願陛下專委之轉運司必能就緒上曰此一事
朕諭之士大夫亦無他說獨王珪再有章朕謂凡有建
立人各以所見相可否歸之至當而後已若一人唱之
百人和之事或未當朕則何取 九月參知政事張綱
求去位癸酉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 辛巳以給事中王
師心為吏部尚書 冬十月戊申經筵進讀三朝實訓
終篇侍讀王師心奏曰祖宗創業垂統所以長慮却顧
為子孫萬世之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

不可不監又言帝王之於史其要在於觀得失究治亂
今進讀漢書願摘切於治體者讀之詔可 戶部言義
倉米歲在苗輸而州縣吏不據數令播故令臨時有誤
賑給欲下逐路常平司劾其違戾者癸丑詔從之 初
福建鹽自提刑吳逵奏定綱額及減價三分轉運司鹽
本錢亦減只收一十九文且不許科賣雖民力稍寬而州
縣無以供百費且尤非轉運所利故衆論搖之朝廷加逵
直祕閣移守鼎州逵憤而死有旨下本路諸司以逵所

奏相度更定至是諸司條上歲船一千六百萬斤如達數而鹽價惟減一分鹽本錢收二十五文上方與宰執共議提舉常平官張汝楫別奏請行鈔法庚申上以問宰執陳誠之曰福建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絕若百姓賣鹽豈免私販之弊第恐不盡請鈔有虧課額上曰大中間福建曾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不待今日正如萬戶酒前後有權者甚多然終不可行大抵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久先是

福建歲認鹽鈔錢三十萬緡至是與減八萬

減鈔鹽錢在十一月

一日今聯書之

自此轉運司及州縣少舒而復科賣于民矣

時詔直祕閣曾幾入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沽名者宜皆優容獎激之上大悅以為祕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為是職至是三十八年以老臣自外起用鬚鬢皓然衣冠甚偉人皆感歎以為太平之象幾舉故事每與同舍會說前輩言行臺閣典章從容竟日於是右

僕射湯思退語客曰惜思退用偶在前不得當斯時從
曾君游也 左正言何溥請久任郡守毋庸數易 十

一月辛巳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知樞密院事湯鵬舉
乃秦檜黨中之姦在言路時率多賣直癸未罷為資政
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義問再論遂落職義問壽昌人
也 甲申宰執奏接伴使副徐林張倫乞將人使往回
宿食頓具有不擾而辦或過為擾民皆許具奏以行賞
罰上曰朕再三思之此止是增重接伴事權恐州縣觀

望却成騷擾接伴迂客爾何用如此前後指揮已備只
令兩路漕臣檢察足矣沈該退而仰歎上英明洞見物
情出人意表無不心服林建安人也 先是吳國長公
主請女夫直秘閣鄭珙轉兩官仍添差浙東參議官珙
建安人穀子也給事中賀允中封駁詞頭丙戌上曰命
下逾兩旬珙已被受乃始封駁恐非故事可諭令讀書
於是宰執召允中至堂面諭聖旨允中執所見不易丁
亥上曰雖稍後時所論極有理當曲從之沈該等曰諫

行言聽使言者得以自安此盛德事也時故太師張俊
三子授待制集英殿修撰允中亦封駁又沈該乞其子
便私差遣有旨改合入官者二人仍與內外窠闕允中
言寒士改官視為再第內則筦庫外則屬官俾宰相子
任之則主司孰敢號令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持改服
色光猶力辭今陛下既新萬務宰相正當忘其私臣甚
為該惜也不然檜熺覆轍可不杜其漸哉上覽而稱歎
初諸路漕憲及常平司皆得互舉所部選人改官舉

員及格吏部引驗放散自置總領所而總領所舉及本所屬官或用他薦者引驗訖仍須取旨寒士病之至是吏部侍郎陸哲始為啟請遂依例皆得放散 十二月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論禮部侍郎周方崇兵部郎官李庚工部郎官褚籍等與湯鵬舉交結上曰朕深不欲朝廷分朋植黨今方崇等交結所幸覺之於早當戒其漸姑從輕典可也庚臨海人籍丹陽人也甲午方崇等罷戊戌吏部侍郎陸哲乞小郡上曰哲緣鵬舉所薦不自

安故求外此亦善人非方崇比朕嘗與臺諫論大臣出處或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薦引當觀其人若不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之為朋黨非公正之道也 時已蠲蜀賦以寬民力而嘉州賦外之斂方急四川制置使李文會曰違法科斂與違制罪均况蜀去朝廷遠詔令裕民吏猶不承悖孰甚焉乃劾官吏之罪悉罷逐之

